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朱子五經語類卷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 坦 給事中日温常級覆勘

校對官中書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釣 腾缺監生臣 李師弱 臣禁 籣

於定四車坐書__ 欽定四庫全書 朱子五經語類 提要 國朝程川編川字郎渠號春墨錢塘人乾隆元 肄業數文書院時所刊取未子語録之說五 臣 經者州分部居各以類從以便泰考凡易四 年薦舉博學鴻詞是書成於雍正乙巳乃川 等謹案朱子五經語類八十卷 朱子五經語新 經部七 五經総義類

國朝孝光地又有朱子禮暴五卷而書與春秋 告朱子之孫鑑當緝文公易說二十三卷又 卒無專書特諸家援引遺文據以折衷衆說 緝詩傳遗說六卷 十卷書九卷詩七卷春秋三卷禮二十 而已且其問各以意為去取不能盡睹其全 先後之由黎靖德所編語録雖舊粹無遺飲 又不著為其氏其年所録亦無以考其異同

To a Donat Like 餘 注其年月及朱子是時平岩干歲於首條條 每經皆以總論居前論舊說得失者次之其 綴以大戴禮記似乎不倫考是書感代史志 後偶異其說者未為一一辨明然比類而觀 分縷析至為明白雖其問記録或失其真前 不及一一詮次亦猝不得其端緒川此編 互相勘校其得失亦察然具見矣三禮之末 則以經文為序並各注某人所録於下且 朱子五經語類

金分口月全事 店著録於禮類史繩祖學蘇佔果稱宋時當 併大戴記於十三經末稱十四經雖 相出入可以為泰考之資附録於末固不得 詳事在何朝然諒非誣說且其文與三禮多 以泛濫為疑矣乾隆四十六年閏五月恭校 總養官紀的陸動能臣孫士毅 總 校 官 刭 陸 絕祖不 費

之傳子口而筆于書其功實鉅惜乎徒立門目而先後 一管讀教氏編深思向往恍如親炙未子之休光則諸賢 類從不能無能爰更定條例次而第之分為八十卷要 使未子之語如傳釋經而學者對經讀之設疑參異相 朱子五經語類總說 而記之無所遺而朱子解經精意之存始于是乎大備 經之旨至朱子定矣原原本本各有成書頒在學官昭 ストンフ ...ロース上記 示天下然門弟子于一言之往復得象理之會通成録 朱子五經語新

			學虹梁程川書于春堂	證益明然後見未子之十經誠有疏鑿之功焉錢唐後一一一 機能
		·		一錢唐後

朱子五經語類易說 易根于陰陽陳于象數解而理寫馬推之則無盡引之 而各明其本意之所存故括其指曰陰陽揭其用曰卜 則無窮然或泥馬則寡當子朱子深得義文周孔之旨

编統論經義為易1易二易三易內 笠要領斯舉大道用彰是為潔净精微之教也夫故重

以易言理始自孔子而我洛祖則舜畢生之功以理言

易迄今讀所為傅而深嘆體用一原顯微無間之誠為

木子及經語類

一致定四庫全書

子研理極數取而折衷之可識矣夫易道甚大百物不 上下篇義諸儒多所論說或以卦之終始斯天道人道 自道也康節之學神明後先加倍之數洛祖悟馬子朱 論諸説為易五易六易七 聖人之約也故重編論上經者為易八易九易十易上 然不若即卦以論才因文以審位由子朱子之詳會四 之分或以卦有反對定陰陽文數之合其說該固有然 廢奉言紛紛亦可考馬故重編統論程傳統論部易統

致定四庫全書 木子五般語類 二十八易二十九易三十易三十一易三十二易三十 且以為非孔子作殊過矣故重編論繁辭上傳者為易 之括例則可知開物成務與民同患之心胥在乎使人 知所以用之我洛祖不傳繫辭其此志也夫而歐陽子 朱子云熟讀六十四卦則知繫辭之語最為精家是易 二十三易二十四易二十五易二十六易二十七 八易十九易二十論下經者為易二十一易二十二易 易十二易十三易十四易十五易十六易十七易十

象已著讀序雜而更知大易之益有如是馬斷可見易 讀說卦而重三成六之義已明仰觀俯察取物取身之 九易四十 作乎故重編論說卦序卦雜卦者為易三十八易三十 義無終窮也故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其説序雜所為 雍正三年春王正月元旦錢唐後學程川郎渠氏書 三易三十四論繁辭下傳者為易三十五易三十六易 てこうち いち 朱子五經語類 **萬理出於** 音皆出於乾坤 豯

問易口聖人作易之初蓋是仰觀俯察見得盈乎天地 其始也只是畫一奇以象陽畫一耦以象陰而已但 皆然而圖書為特巧而著耳於是聖人因之而畫卦 者我是氣之分限節度處得陽必奇得陰必耦凡物 之間無非一陰一陽之理有是理則有是象有是象 則其數便自在這裏非持河圖洛書為然蓋所謂數 後所聞先生五十歲饒録三卷中程端蒙録字正思鄱陽入已亥以 圓盡只起於乾坤一畫

動灾四月全書

こうち シナラ 蓋是陰陽往來交錯於其間其時則有消長之不同 安排而其勢有不容已者卦畫既立便有吉山在裏 總有兩則便有四總有四則便有八又從而再倍之 便是十六盖自其無朕之中而無窮之數已具不待 事而大業自此生矣此聖人作易教民占益而以開 便為善否者便為惡即其主容善惡之辯而吉凶見 長者便為主消者便為客事則有當不之或異當者 矣故曰八卦定吉函吉函既决定而不差則以之立 朱子五經語類

伏義即卦體之全而立箇名如此及文王觀卦體之 也故聖人即其象而命之名以文之進退而言則如 畫及其既畫也一卦自有一卦之象象謂有箇形似 明吉凶蓋是卦之未畫也因觀天地自然之法象而 王周公乃繫之以辭故曰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 白伏羲而上但有此六畫而未有文字可傳到得文 天下之愚以定天下之志以成天下之事者如此但 剥複之類以其形之肖似而言則如馬井之類此是

一到定四月全書

飲定四庫全書 象而為之象解周公視卦爻之變而為之爻解而吉 所謂繇辭者左氏所載猶可見古人用易處蓋其所 雖不可盡見然皆太卜之官掌之以為占益之用有 之人不能曉會所以聖人因此占益之法以曉入使 居之位不同所處之時既異而其幾甚微只為天下 之途所以是書夏商周皆用之其所言雖不同其辭 凶之象益著矣大率天下之道只是善惡而已但所 入居則觀象玩辭動則觀變玩占不迷於是非得失 朱子五經語類

賢愚皆得其用盖文王雖是有定象有定辭皆是虚 處置是事之理便在那裏了故其法岩麤沒而隨入 面也有指一事說處如利建侯利用祭祀之類其他 說此箇地頭合是如此處置初不黏著物上故一 而詳所謂占筮之用則一蓋即那占筮之中而所以 使人知所取含而已故自伏羲而文王周公雖自畧 謂象者皆是假此聚入共曉之物以形容此事之理 及足以包無窮之事不可只以一事指定說他裏

次三の事公書 事不可忘之意固是說君臣但是先且為他說事神 然後及他事君意趣始得今入解說便且去解作事 到這處如楚詞以神為君以祀之者為臣以寓其敬 底卦影易以占筮作許多理便也在裏但是未便說 言雖未必是義文本意而事上說理亦是如此但不 所不徧但看入如何用之耳到得夫子方始純以理 皆不是指一 可便以夫子之說為文王之說又曰易是箇有道理 事說此所以見易之為用無所不該無 朱子五經語類

通一不會看底雖文王周公說底也死了須知得他是 使得孔子說作龍德而隱不易乎世不成乎名便是 易如一箇鏡相似看甚物來都能照得如所謂潛龍 重了方可及這裏方得本末周備易便是如此今人 君底意思也不喚做不是他意但須先與結了那 就事上指殺說來然會看底雖孔子說也活也無不 只是有箇潛龍之象自天子至於庶人看甚人來都 心性褊急更不持先說他本意便將道理來滾說了

たこの年 とから 謂爻辭為周公者蓋其中有說文王不應文王自説 文王作文解周公作是先儒從來恁地說且得依他 便包戊已金便包庚辛水便包去及所以為十家辭 盖是一箇便包兩箇如木便包甲乙火便包两丁土 便是四以四東四便是八五行本只是五而有十者 是陰陽數十是五行數一陰一陽便是二以一東二 影象在這裏無所不包又曰卦雖八而數須是十 假託說是包含說假託謂不惹著那事包含是說箇 朱子五經語類

諸 金分口乃人子 看是甚麼物事都離 云録六葉 來此是然固詞 孙 1 且 凍今但後是以 易中 説入須及說神以易 武看天地之 二孫 了心先他君為 卜以歲錄 臣君 録性為事 筮 占池字 中編他君但祀 並録味 用 卦急結之假之道作义道 間 託者理至卷括 雖更了意 不事合事為在便八着 ĸ 别有甚事只是 不得只就身上體看纔 至诗神解神臣裹將卷入 所先一直而以面道九辛 以說重去說見但理卷玄 為他方解今其只來 十本及作也敬未滾卷後 意那事 頂奉説説 學 陰與陽而箇空 十所 履便處君與不到 7 一開 録将易也他可這林卷先 同理便未說忘處學中生 期 是為事之如履 眼 如不神意楚録 不

欠己四年 1.1mm 這箇道理易則未曾有此事先假託都說在這裏如 别看只是一動一静便是陰陽伏義只因此盡卦以 是陰便是陽密拶拶在這裏都不著得别物事不是 為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初只是許多卦爻後來 總收退便是陰意思繼動便是陽總靜便是陰未消 聖人又繫許多解在下如他書則元有這事方說出 仁便是義不是剛便是柔只自家要做向前便是陽 示人若只就一陰 陽又不足以該衆理於是錯綜 朱子五經語新

金分世是人 為而不為不當為而為之雖陽亦凶又云聖人因卦 岩属无咎若占得這交必是朝乾夕惕戒謹恐惧可 文以垂戒多是利於正未有不正而利者如云夕惕 書便有箇免舜有箇禹湯文武周公出來做許多事 亦有陽凶而陰吉者何故蓋有當為有不當為若當 又云雖是一陰一陽易中之辭大抵陽吉而陰凶間 占考大事小事無一能外於此聖人大抵多是垂戒 便說許多事今易則元未曾有聖人預先說出待人

次定四軍全書 說道理於自家所處地位合是如何故云居則觀其 易非必待遇事而占方有所戒只平居玩味看他所 子又自添說了如云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本來只是 方是大去做某事必得其利若自家未是直不曾方 習无不利若占得這文須是將自己身體看是直是 卜筮聖人為之辭以曉入便說許多道理在上今學 不曾大則無所往而得其利此是本爻解如此到乳 以无咎若自家不曾如此便是有咎又云直方大不 來子五經語類

是不可出路利涉大川便是可以東舟此類不一賀 正是平日常常學之想見聖人之所謂讀典乎人之 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孔子所謂學易 孫問乾卦文言聖人所以重叠四截說在此見聖 緣萬事不離乎陰陽故因陰陽中而推說萬事之理 可以無大過又回聖人繫許多辭包盡天下之理止 **今要占考雖小小事都有如占得不利有攸往便** 謂讀想見會中洞然於易之理無纖毫蔽處故云

次足四車全書 學易只管體出許多意思又恐人曉不得故說以示 蓋緣所以為陰陽者元本於實然之理曰陰陽是氣 教曰大意只管怕人曉不得故重叠說在裏大抵多 萬化何者不出於此理何者不出於陰陽賀孫問此 陰陽説出許多道理而所説之理皆不離乎陰陽者 纔有此理便有此氣纔有此氣便有此理天下萬物 程先生所以説道天下無性外之物曰如云天地問 般如云陽在下也又云下也賀孫問聖人所以因 米子五經語類

易 易字義只是陰陽 易只是箇陰陽莊生曰易以道 葉賀孫録 只消道陰陽二字括盡 所聞先生五十九歲池録四卷中李関祖録字守約邵武入戊申以 只是箇感應又如云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 未先生と十歳時支先生六十二歳 歳不 時同時知 所含同何 聞共舍氏 未録共録 詳建開有 孰别饒三 後 亦不為無見如奇 是錄錄鏡 餘十做八 三録 此卷 卷卷為為

次足四軍全書 陰陽各有清濁偏正 都是陰陽無物不是陰陽 家之說皆不離陰陽二者魏伯陽祭同契恐布 學有些自其源流 先生五十九歲饒録九卷十卷中黄帶録字子耕豫章人戊申所開 六十一歲七十歲饒録十三卷十四卷中陳淳録字安卿臨漳入唐戍已未所聞先生 親剛柔便只是陰陽做了易等而下之如醫·持 歲池録三十八卷三十九卷四十卷四十一卷中沈個録字杜仲永嘉入戊午以後所聞先生六十 朱子五組語順

金グロノノニ 除陽有箇流行成有箇定位成一 天地間無兩立之理非陰勝陽即陽勝陰無物不然無 天地間道理有局定底有流行底 時不然寒暑晝夜君子小入天理人欲 是流行成寒暑往水是也分陰分陽两樣立為便是 開先生六十歲池錄十八卷十九卷中楊道夫錄字仲思建寧入已酉以後所 '住底天地上下四方是也易有兩義一是變易便 生六十四歲池録二十八卷中測録字亞夫涪陵人祭出所開 動 一靜互為其根便

欽定四庫全書 < 陰陽有以動靜言者有以善惡言者如乾元資始坤 是魂陰是魄以 是流行底一是交易便是對待底魂魄以二氣言陽 資生則獨陽不生獨陰不成造化周流須是並用 四歲池錄二十六卷二十七卷饒錄黃義剛録字毅然臨川人癸丑以後 何看直看是一 對峙底則是兩箇如日月水火之類是兩箇錄末季方子録云陰陽論推行底只是一箇 **復霜堅冰至則** 般道理横看是一 氣言則伸為魂屈為魄 陰之生便如一 米子五輕語新 賊這道理在人 般道理所以謂 所開先生六 ...+ 卷中

陰陽有相對而言者如東陽西陰南陽北陰是也有錯 易變易也只說得相對底陰陽流轉而已不說錯綜 楊道夫錄 易 程端紫錄 起天地先對待底是體流行底是用體静而用動 成陰陽交互之理言易須兼此二意體在天地後用 終而言者如畫夜寒暑一箇横一箇直是也伊川言

次定四車全書 天下之理單便動兩便静且如男必求女女必求男自 陰下交生陽陽上交生陰陰交陽剛交柔是博易之易 然是動若一男一女居室後便定 這多變是變易之易所謂易者只此便是那箇是易 程端紫錄 之體這箇是易之用那是未有這卦底這是有這卦 也季通云一箇親去一首親去也有錯綜言者如晝夜春夏秋冬弦望晦朔一也有錯綜言者如晝夜春夏秋冬弦望晦朔一中條云陰陽有相對言者如夫婦男女東西南 朱子五經語類 箇 1£

問易有交易變易之義如何曰交易是陽交於陰陰交 時揲著取卦便是用處 暑淵錄 了底那箇頭做體時是這易從那裏生這箇頭做 於陽是計圖上底如天地定位山澤通氣云云者是 少陽此是占筮之法如晝夜寒暑屈伸往來者是也 也變易是陽變陰陰變陽老陽變為少陰老陰變為 問聖人仰觀俯察或說伏義見天地奇耦自然之

大足可事 全雪 陽一而實陰二而虚為證曰然所以易中言夫乾其 静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静也翕其動 是一箇物事地則便有關陷分裂處否曰也不特如 數於是畫一以為奇所以象陽畫兩以為耦所以象 此天自是一地自是二凡物皆然蓋天之形雖包乎 天之中然其中實虚容得天許多氣或引先生注易 地之外而其氣實透乎地之中地雖是一塊物事在 陰恐於方圓之形見得否或說以天是渾淪圓底只 朱子五經語類

金グロングノニー 至之曰正義謂易者變化之總號代換之殊稱乃陰陽 這物事雖大然無間斷只是鴨淪一箇大底物事故 閱儘容得那天之氣故曰廣生 七十歲饒録三十六卷三十七卷中日素録字德昭南康人已未所開先生 箇物事之聚其闢也是兩箇物事之開他這中間 曰天生地則静翕動闢便是兩箇物事其禽也是兩 也關是以廣生焉或之靜專動直都是一底意思他 氣生生不息之理竊見此數語亦說得好日某以

九三口事 白書 易陰陰來交易陽兩邊各各相對其實非此往彼來 為易字有二義有變易有交易先天圖一邊本都是 三十二三十二為六十四既成箇物事便自然如此 陽一邊本都是陰陽中有陰陰中有陽便是陽往交 恁地去自一為二二為四四為八八為十六十六為 箇陽一箇陰就一箇陰上又生一箇陰一箇陽只管 只是其象如此然里人當,初亦不恁地思量只是畫 簡陽一箇陰每箇便生兩箇就一箇陽上又生一

金好口沒有事 問昨日先生說程子謂其體則謂之易體循形體也乃 出來如乾一索而得震再索而得坎三索而得良神 齊整皆是天地本然之妙元如此但暑假聖人手畫 曰在八言之則其體謂之心又是如何曰心只是菌 形而下者易中只說箇陰陽交易而已然先生又嘗 黄義剛録 也不是恁地只是畫成八箇卦後便見有此象耳 索而得異再索而得離三索而得免初問畫卦時

次定四車全書 復在東是西邊五畫陰過互相博易而成易之變雖 本皆是陽西一邊本皆是陰東邊陰畫皆自西邊來 圖便可見東邊一畫陰便對西邊一畫陽畫蓋東一邊 多般然此是第一變廣云程子所謂易中只說反復 西邊陽畫都是自東邊來好在西是東邊五畫陽遇 那幾箇字便見得因言易是互相博易之義觀先天 動静感應而已所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是也看 往來上下者莫便是指此言之否曰看得來程子之 來子五經語類

老陰老陽不專在乾坤上亦有少陰少陽如乾坤六爻 金グモノスコ 易中說到那陽處便扶助推移他到陰處便抑遏壅絕 老陽 據理而說都不曾去問他 皆動成是老六爻皆不動底是少六卦上亦有老陰 意义别邵子所謂易程子多理會他底不得蓋他只 爰淵録 所聞先生六十五歲池錄二卷中輔廣録字漢卿慶源入甲寅以後

大正日事人 問陰何以比小人日有時如此平看之則都好以類言 異淵録 他 遇 謂之復復者是本來物事陰來謂之始始是偶然相 都則是一 又則有不好然亦只是皮不好骨子却好大 分又不是討箇陰來即是陽消處便是陰故陽來 箇陽魚只是有消長陽長 朱子五經語類 分下面陰生 十五 八抵發生

金少口人人 季通云看易者須識理象數解四者未當相離蓋有如 有理與象數便不能無辭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 是之理便有如是之象有如是之象便有如是之數 是潜陽文便是龍不當事便是勿用見龍在田離潛 爻有自然之象不是安排出來且如潛龍勿用初便 自己主六十八歲池録三十四卷中林變孫録字子武三山入丁已以後所人旦月有事 , 林中此文在六二六四之間便是林中之象鹿陽物 便是見陽便是龍出地上便是田即鹿无虞惟八千

易最難看其為書也廣大悉備包海萬理無所不有其 減硬要作一 實是古者下益書不必只說理象數皆可說将去做 得聖人本無許多勞攘自是後世一向亂說妄意增 道家醫家等說亦有初不自滯於一 明且如解易只是添虚字去迎過意來便得今人 指五元虞無應也以此觸類而長之當自見得 程端紫绿 2.1.17 說以强通其義所以聖人經旨愈見不 来子匠坚吾衛 一偏某近看易見

是周禮大祭三貳之貳是副貳之貳此不是其穿鑿 **簋之實陸德明自注斷人自不曾去看如所謂貳乃** 易迺去添他實字却是借他做已意說了又恐或者 不知者且如樽酒簋貳令人硬説作二簋其實無二 惟道理難尋其中或有用當時俗語亦有他事後入 可將小巧去說又不可將大話去說又云易難看不 又說千說萬與易全不相干此書本是難看底物不 説有以破之其勢不得不支離更為一説以護各

論易云其他經先因其事方有其文如書言堯舜禹湯 事皆撞著他又曰易无思也无為也易是箇無情底 物事故寂然不動占之者吉凶善惡隨事著見乃感 生六十五歲池録二十九卷中襲蓋鄉録字夢錫甲寅所開先 是事預先說是理故包括得盡許多道理看人做甚 無這事亦不說到此若易只則是箇空底物事未有 却有古本若是强為一說無來歷全不是聖賢言語 伊尹武王周公之事因有許多事業方說到這裏岩 朱子五原居題

欽定匹庫全書 皆是要人守正又云入如占得一文須是反觀諸身 看自家能直能方能大方能不習无不利凡皆類此 果盡得這道理否坤之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領 而遂通又云易中多言正如利正正言利永貞之類 又云所謂大過如當潛而不潛當見而不見當飛而 要人恐懼修省不知恐懼修省便是遇易大縣欲人 恐懼修省人曰文王繋解本只是與人占成書至孔 不飛皆是過又日如坤之初六須知履霜堅冰之漸

とこうら かち 即就會中寫出這道理味道問聖人於文言只把做 中洞見陰陽剛柔吉山消長進退存亡之理其贊易 其變而玩其占又曰夫子讀易與常人不同是他智 日如言潛龍勿用陽在下也又潛龍勿用下也只是 道理說曰有此氣便有此理又問文言反覆說如何 子作十翼方說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解動則觀 潘時舉録字子善天台入葵丑以後所聞先 生六十四歲池録十二卷饒録四十六卷中 意重叠說伊川作兩意未穩 朱子五經語類

金灰四月全量 潔淨精微謂之易易自是不惹著事只懸空說一種道 看易須是看他卦爻未畫以前是恁模樣却就這上見 潔淨精微是不犯手又云是各自問去不相沾黏 老子為類便是老子說話也不就事上說 理不似它書便各著事上説所以後來道家取之與 所開先生五十九歲池録六卷中李方子録字公晦部武入戊申以後 聞先生六十五歲饒録三十二卷中林學家録字正卿三山入甲寅以後所 云是不沾著一 箇物事 録中又云以下蕭佐録作

欠已の事を言 道理周遮通雅方好岩先靠定一事說則滯泥不通 物只是懸空說出當其未有此爻卦畫則渾然一太 因風俗世變而作書則因帝王政事而作易初未有 極在入則是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一旦發出則陰陽 了此所謂潔淨精微易之教也 吉山事事都有在裏面人須是就至虚静中見得這 得他許多卦爻象數是自然如此不是杜撰且詩則 七十歲饒後録十八卷中林學履録已未所録先生 朱子五织語類

似至得在一却做是山然然拖之出未港洗 而静這易都出懸道在不泥調許發然個 今中文則無昌空理這動帶易多之一録 説做是渾這來做所至喜水易象中心云 得許如照已請出以虚怒有只數也都利 來多何一往便來禮至哀甚是吉忽未畫 恁象這理底真底記靜樂理箇凶照有之 地數|文在|事箇|謂曰|之未|會潔|道在|一前 拖道又人只有如潔中發處淨理這物在 泥理是則是這書淨有之呂精來至在易 帶出如渾懸人便精箇中燾微所虚便只 水水何然空情真微象只録若以至是是 便此然一做風齒易方是云似靈静寂渾 都其而心底俗有教説箇未如所之然然 沒所皆既未方這也出至畫令以中不 理以足有有做政蓋許虚以入説有動理 會靈 就交交出事易多淨前說潔菌喜在 處若|這畫|畫詩|謀之|象而|便得|淨象|怒入 了是|至方|之來談為|數已是恁|精方|哀只 虚見先易方書吉忽寂地微發樂是

聖人作易有說得極缺處其散漫如文象蓋是汎觀天 Ca. To sal like 為典要又有說得極密處無縫罅盛水不漏如說吉 使之體統光明豈不更好蓋著不得詳說故也 燭籠添得一條骨子則障了一路明岩能盡去其障 地生物有生得極細巧者又自有突兀廳批者近趙 子欽有書來云某說語孟極詳易說却太畧譬之此 凶悔各處是也學者須是大著心智方看得譬如天 地萬物取得來潤往往只勢蘇有這意思故曰不可 朱子五輕語類

看易若是靠定象去看便滋味長若只恁地 象數義多難明 銀行四月全書 詳鏡援 說體籠有暑 日素録 沒甚意思 如光添生淵方 此明宣條拙易來 改録十四卷中 成所聞年歲未 則更行突中 象蓋便底象 處是障趙似 如著了子天 一欽地 何不 拘得路云生 得詳明本物 盡義有 散去 子 上 子 丹 拉 使譬細它如55 統燭底

卦分明自将一片木畫卦於壁上所以為卦爻是兩箇 卦爻象初無一定之例 易中說卦爻多只是說剛柔這是半就入事上說去連 てこりに しょう 陽全是氣彖辭所說剛柔亦半在入事上此四件物 暑淵録 交又是交變之義所以為交 林學履録 那陰陽上面不全就陰陽上說卦爻是有形質了陰 朱子五艘語類

銀定四庫全書 易中取象不如卦德上命字較親切如蒙險而止復剛 易中緊要底只是四爻 夏淵録 髮淵録 生六十八歲池録三十七卷中曾祖道録字擇之丁已所聞先 事有箇精粗顯微分別健順剛柔之精者剛柔健順 卦爻義最好玩味 マ廳者 卷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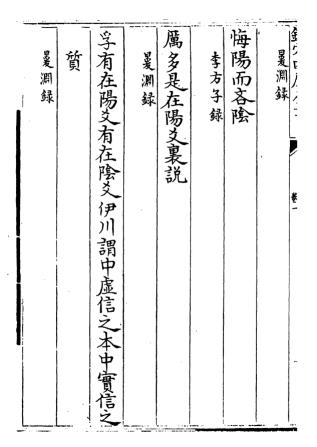
者 已四年在時 類 來又就那上面添出所以易中取象處亦有難理會 林 學履録 動而順行此皆親切如山下出泉地中有雷恐是後 **襄淵録** 如内健外順内陰外陽 來子五經語類 考之說卦變者凡十九卦蓋言 記健 申順 ÷

多次四月月 礙且程傳資卦所云豈有乾坤重而為泰又自泰而 咸恒漸漁是也一體變者兩卦訟无妄是也上卦中 成卦之由凡彖解不取成卦之由則不言所變之文 通岩只一 以來為自外來故說得有礙大凡卦變須看兩體上 取剛來下柔剛上柔下之類者可通至一體變者則 程子專以乾坤言變卦然只是上下兩體皆變者可 下為變方知其所由以成之卦曰便是此處說得有 體變者則不通兩體變者凡七卦隨靈貢

火王の事中公事司・朱子五松語類 有卦之後聖人見得有此象故發於彖辭安得謂之 卦生出此義皆所謂後天之學今所謂卦變者亦是 者也若震一索而得男以下乃是已有此卦了就此 重卦備故有八卦則有六十四矣此康節所謂先天 變為賣之理若其說果然則所謂乾坤變而為六子 通矣蓋有則俱有自一畫而二二而四四而八而八 卦成八而十六十六而三十二三十二而六十四而 卦重而為六十四皆由乾坤而變者其說不得而

金クロカノー 易中家辭最好玩味說得卦中情狀出 有功 堯 申重而為是卦則更不可變而為他卦耶若論先 六十七歲池録十三卷饒録四十六卷中董錄録字叔重都陽入丙長以後所聞先生 是後天之易耳以此見得康節先天後天之說最為 末又安有乾坤變而為六子之理凡令易中所言皆 先生四十七歲六十六歲池録十六卷中 李季礼録字李子婺源人丙申己卯所聞 卦亦無既畫之後乾一九二離二震四至坤居

吉山梅吞聖人說得極密若是一向流去却不成道理 次定四車全書 易中只言利貞未嘗謂不利貞亦未嘗言利不貞 易有象解有占辭有象占相渾之辭 凡象辭象辭皆押韻 聞先生五十九歲六十歲饒録八卷中吳必大録字伯豐與國人戊申已西所 董銖錄 若一向密去却又不是易底意思 開先生六十四歲池録二十五卷中甘節録字吉甫永嘉入癸丑以後所 朱子五般語類



飲定四車全書 問讀易貴知時今觀文解皆是隨時取義然非理人見 仁文問時與義口夏日冬日時也飲湯飲水義也許多 識卓絕盡得義理之正則所謂隨時取義安得不差 廖德明録字子晦南劍入及已以後所聞先 聖人隨時取義只事到面前審驗首是非難為如此 日古入作易只是為下筮令說易者乃是硬去安排 名目顶是逐一 安排下也 四歲池録一卷饒録四十六卷中 理會過少問見得一 未子五經話類 一箇却有一 一箇者

問時與位古易無之自孔子以來矯說出此義曰易雖 易只是古人下筮之書如五雖主君位而言然實不可 廖德明錄 落不爾都只恁地鶻突遇 泥 時義可言者 説時與位亦有無時義可說者歷舉易中諸卦爻無 禁賀孫録

第入傑録字正淳與國人庚子以後所以 第一歲地銀十七卷饒録四十六				 	
銀子四以	決定四事全書				生五十一
十後六所					録子四以
五	去				十六卷中

朱子五經語類卷一					ヨンドノノニ
 語類卷一					卷一
		,		 •	

大三日奉公島 欽定四庫全書 上古之易方是利用厚生周易始有正德意如利貞是 得道理又多 易二 朱子五經語類卷二 教人利於貞正貞吉是教人貞正則吉至孔子則説 統論經義 朱子五經語類 錢塘程川撰

伏羲自是伏羲易文王自是文王易孔子自是孔子易 金になせられるい 須是将伏羲畫底卦做 廖德明録 德易只是尚占之書 利貞文王以前只是大亨而利於正孔子方解作四 伏羲分卦乾南坤北文王卦又不同故曰周易元亨 從道 楊道夫録云利貞貞吉文王説底方是教人隨時李関祖録 樣看文王卦做 變

欠三丁ラ ハトラ 乳子之易非文王之易文王之易非代義之易伊川 子繁解及程氏傳各自看不要相亂感無抵牾處也子繁解及程氏傳各自看不要相亂感無抵牾處也 這箇卦是畫不迭底那許多都在這裏了不是畫了 暑淵録 文王是就那見成底卦邊說畫前有易真箇是恁地 嗣伊川説底各做一 季壯祖録云須將伏養畫卦文王重卦周公爻辭 周公説底象象做 畫又旋思量一畫才一畫時畫畫都具 未子五經語順 樣看伏羲是未有卦時畫出來 樣看孔子說底做 樣看王輔

金竹四月全書 亨謂大亨也利貞謂利於正也占得此卦者則大亨 貞坤元亨利北馬之貞與後面元亨利貞只一般元 是為占筮設到孔子方始說從義理去如乾元亨利 傳又自是程氏之易也故學者且依古易次第先讀 **嘗有許多說話文王重卦作縣解周公作爻解亦只** 卦之畫本為占筮方伏義畫卦時止有奇耦之畫何 李方子録 本爻則自見本旨矣

欽定四庫全書 不直述一件文字如中庸大學之書言義理以晚人 為占益作須要說做為義理作若果為義理作時何 易自作文王易周公易自作周公易孔子易自作孔 自看伏義易自作伏義易看是時未有一解也文王 子易看必欲奉合作一意看不得今學者諱言易本 卦只作兩事不知别有何證據故學易者須將易各 是孔子意思伊川云元亨利自在乾坤為四德在他 而利於正耳至孔子乃將乾坤分作四德說此亦自 *子五概語類

易本下筮之書後人以為止於下筮至王弼用老莊解 意如此後文王見其不可晓故為之作彖解或占得 教以禮樂未當以易為教也 司樂師氏保氏諸凡之教國子庶民只是教以詩書 須待畫八卦則甚周官唯大卜掌三易之法而司徒 畫卦之時只是陽為吉陰於凶無文字某不敢說竊 輔廣錄 後人便只以為理而不以為卜筮亦非想當初伏義

次定四車全書 ~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上古聖人不是著此垂教只 為之作十異皆解當初之意令人不看卦爻而看擊 辭是猶不看刑統而看刑統之序例也安能曉令人須 是見得天地陰陽變化之理畫而為卦使因卜筮而 南軒爭而南軒不然其說南軒亦不曉 爻處不可曉故周公為之作爻辭又不可曉故孔子 以卜筮之書看之方得不然不可看易嘗見艾軒與 日節録 朱子五經語類

看易且將爻解看理會得後却看象解若關突地看便 與令人皆不同如說田獵祭祀侵伐疾病皆是古人 有此事去下筮故爻中出此令無此事了都曉不得 要看上面一段莫便将傳拘了 無理會處又曰文王爻辭做得極精嚴乳子傳條暢 知所修為避忌至周公孔子一人又說多了一人其 年歲建別錄十九卷二十卷中劉礪錄字用之三山入未詳所聞 不敢教入看易為這物潤大且不切已兼其問用字

決定四車全書 易乃是下筮之書古者則藏於太史太下以占吉山亦 孔子之辭說向入事上者正是要用得須是以身體之 交又做三百八十四人身上小底事看易之所說皆 且如六十四卦須做六十四入身上看三百八十四 象之類乃說出道,理來 林學履録 未有許多說話及孔子始取而數釋為文言雜卦象 先生六十九歲饒録三十四卷中 胡泳録字伯量南康人戊午所開 朱子五經語類

易本為下益作古人質朴作事須下之鬼神孔子恐義 易只是个下途之書孔子却就這上體旁說吃道理教 金グロアノー 沈個録 地應 被則如彼假設有這般事來人處這般地位便當恁 爰淵録 是假說不必是有恁地事假設如此則如此假設如 雖孔子也只得隨他那物事說不敢別生說

大心可与人生 易本為下筮設如曰利涉大川是利于行舟也利有攸 庸庶幾切已有益也 言而所見太里者又泥於此而不通故曰易者難讀 理一向沒卜途中故明其義至如曰義无咎也義弗 往是利于啓行也後世儒者鄙卜筮之説以為不足 先生四十一歲饒後録一卷中楊方録字子直汀洲人庚寅所聞 乘也只是一个義 之書也不岩且從大學做工夫然後循次讀論孟中 朱子五經語類 놋

金牙口尼石量 方叔問本義何專以下益為主曰且須熟讀正文其看 或問易解伊川之外誰說可取口如易某便說道聖人 後世諸儒遂不敢與移動今難卒說且須熟讀正文 注解蓋古易象象文言各在一處至王弼始合為 只是為下盆而作不解有許多說話但是此說難向 黄義剛録 所聞先生四十九歲池録三卷中余大雅録字正叔上饒人戊戌以後 久當自悟

とこつ ここ とと 何不别作一書何故要假卜筮來說又何故說許多 理上直剖判説何故恁地回互假托教入不可曉又 與他分析而今思之只好不說只做放那裏信也得 吉凶悔各此只是理會下並後因其中有此字理故 不信也得無許多氣力分流且聖人要說理何不就 有文言與繁辭中數段說得較詳然也只是取可解 從而推明之所以大象中只是一句兩句子解了但 人道人不肯信向來諸公力來與某辯其然貴氣力 朱子五經語類

到定匹庫全書 子當時教人只說詩書執禮只說學詩乎與與於詩 立於禮成於樂只說入而不為周南名南詩三百一 見他說得恁地便道有那至理只管要去推求且乳 言以敬之曰思無邪元不曽教入去讀易但有一處 底來解如不可曉底也不曾說而令人只是眼乳小 周禮可謂纖悉畢備而周易却只掌於太下之官却 孔子自恁地說不曾將這个去教人如周公做一部 說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這也只是

大小丁·m 1.15 陰從而畫放那裏當時入一也不識二也不識陰也 會下筮大縣只是說箇陰陽因陰陽之消長却有此一 不似大司樂教成均之屬樣恁地重緣這个只是理 多曉崎如後世經世書之類而今入便要說伏羲如 不識陽也不識伏羲便與他剔開這一機然才有个 子理在其中伏羲當時偶然見得一便是陽二便是 他不住然當初也只是理會問署等事也不曾有許 二後來便生出許多象數來恁地時節他也自遏 朱子五經語類

剑坑四库全書 事來他也自不奈何他也自不要得恁地但而今所 多事來自他當時剔開這一箇機後世間生得許多 說理後說從那卜筮上來做什麼若有人來與某辯 以難理會時蓋緣亡了那卜筮之法如周禮太卜掌 神明樣無所不曉伏義也自純朴也不曾去理會許 理會令入却道聖入言理而其中因有下筮之說他 而今却只有上下經兩篇皆不見許多法了所以難 三易之法連山歸藏周易便是別有理會周易之法

次足四車全書 而作其說已自甚明白然先生於先天後天無極太 後却去推出許多道理來他當初做時却只是然下 林之類許多道理依舊在其間但是因他作這卜筮 其只是不答次日義剛問先生昨言易只是為下途 只似靈棋課模樣有一朋友言恐只是以其人未能 極之說却留意甚切不知如何日下筮之書如火珠 遊畫在那裏不是曉盡許多道理後方始畫這個道 理難說向來張安國兒子來問某與說云要曉得便 朱子五經語類

畫底然伏義當初也只見太極下面有陰陽便知是 來底是奇恁地轉去底是耦便有些不甚依他當初 據見在底畫圓圖便是就這中間的做兩截恁地轉 見得如何但圓圖是有些字造作模樣如方圖只是 曉而告之以此說其云是誠實恁地說長久曰通其 變遂成天下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安卿問先 天圖有自然之象數伏義當初亦知其然否曰也不 生二二生四四又生八恁地推將去做成這物事

次定の事 全書 書言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為因卦以發精是 想見伏羲做得這箇成時也大故地喜歡自前不曾 見箇物事恁地齊整因言夜來有一說說不能盡通 是載那事要見世變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臣弑其君 聖人本意為是偏旁帶來道理如春秋聖人本意只 四象生八卦這四象生八卦以上便是聖人本意底 便是因以發底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 子就其父如此而已就那事上見得是非美惡曲折 朱子五經語類

書豈可令凡民見之某便道是解易者錯了這大人 見好人時占得此支則吉然而此兩箇利見大人皆 便是飛龍言人若占得此文便利於見那大人謂如 死了國初講筵講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太祖遠云此 只把做占去看便活若是的定把卦爻來作理看恐 田利見大人有德者亦謂之大人言入若尋師若要 如彖辭文言繁辭皆是因而發底不可一例看今人 臣占得此文則利於見君而為吉也如那見龍在

次定四庫全書 居下位而無應又如何這箇無頭無面又如何見得 曉做得是也不知做得不是也不知聖人因便作易 言君德也者亦是說有君德而居下者今却說九二 便看道理如何後作區處古時人蠢蠢然事事都不 用得别人都用不得了而令人便說道解明理事來 應與不應如何恁地硬說得若是把做占看時士農 工商事事入用得這般入占得便把做這般用那般 占得便把做那般用若似而今説時便只是秀才 朱子五經語類 <u>+</u>

等身上矣如此則吉凶悔各是硬裝了便只作得 得今若把作文字解便是硬装了安卿問如何恁地 志定天下之業斷天下之疑者即此是也而今若把 教人去占占得恁地便吉恁地便山所謂通天下之一 般用了林擇之云伊川易説得理也太多曰伊川求 曰而今把作理説時吉山悔各皆斷定在九二六四 作占説時凶吉悔各便在我看我把作甚麼用皆用 之太深嘗說三百八十四爻不可只作三百八十四

家東京書縣辭皆是因而推明其理叔器問吉凶是 立君之類不可不恁地若是其他小事則亦取以於 庶民從如何曰决大事也不敢不恁地就謹如遷國 取定於排著否曰是然則洪範龜從筮從又要卿士 十四般用安卿問象象莫也是因爻而推其理否曰 文解其說也好而今似他解時依舊只作得三百八 如舜所謂朕志先定詢謀愈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 卜筮而已然而聖人見得那道理定後常不要卜且

钦定四庫全書

朱子五經語類

若恁地便是自家所見已决而下亦不過如此故曰 用手又不似鑽龜較自然只是将火一鑽便自成文 夾將瀍澗來上所以每與洛對説而兩上所以皆言 澗只在洛之旁這便見得是周公先自要都洛後但 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下瀍水東亦惟洛食運 下不習吉且如周公下宅云我下河朔黎水我乃下 惟洛食以此見得也是人謀先定後方以下來決之 揮之言筮短龜長不如從長看來龜又較靈曰揲著

大王の事心書 土之泉 底為水斜向外者為火斜向内者為金便如文帝兆 畫下淳録有云較自然録中圓圖便是就這中間抅之書便如今火珠林樣録中如方圖只是據見在底 黄義剛録 得大横横土也所以道予為天王夏啓以光蓋是得 傳看來只似而今五兆卦此間入有五兆卦將五並 却就這上面推測叔器問龜卜之法如何日令無所 録中卜筮之書如火珠林之類陳淳録云公謂卜筮 茅自竹筒中寫出來直向上底為木横底為土向下 朱子五經話類

禁之易簡略者當時只是略搭記兼文義伊川及諸儒 金グログノ 看易先看某本義了却看伊川解以相參考如未看他 若要親賢時録中吉凶悔吝皆中言人若尋師若要見好入時去做成這物事下淳録有云不作兩截淳録云圓圖作兩段來 易先看其說却易看也益未為他說所泊故也 劉礪録 皆已說了某只就語脈中略奉過這意思 面 何以見得如此亦只是上矣云云淳録云彼九 各皆斷之人時淳 八用得也一六四無頭 **覺** 成曲 定録 來錄 無九二 言人 如中此恁 六若<u>春</u>地 李節 等師 等

欠已日日八日 敬之問啓蒙理定既實事來尚虚用應始有體該本無 某當作易象說大率以簡治繁不以繁都簡 論其理則先自定固已實矣用應始有謂理之用實 易只是說一箇理都未曾有許多事却待他甚麼事 來揍所謂事來尚虚蓋謂事之方來尚虚而未有若 稽實待虚存體應用執古御今以靜制動曰聖人作 池録饒録饒沒録卷次云餘做此李輝録字晦叔不詳所聞年歲及 日壽録 朱子五經語類

金分四屋有電 事便是動底且如即鹿无虞人必陷於林中君子幾 言語御今今便是今日之事以静制動理便是静底 若不舍而往是取各之道這箇道理若後人做事如 之可見故無下面去稽考實理以待事物之來存此 故有體該本無謂理之體該萬事萬物又初無形迹 求官爵者求之不已便是取各之道求財利者求之 不如舍往各其理謂將即鹿而無虞人必陷於林中 理之體以應無窮之用執古古便是易書裏面文字 卷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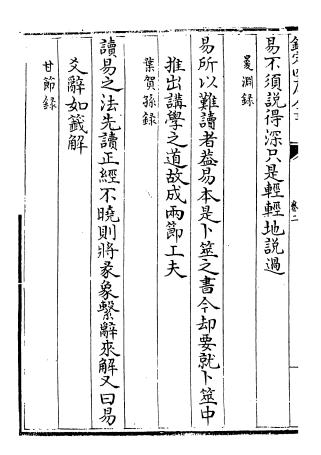
次定四車全書 一人 時之民遇事都閉塞不知所為故聖人,示以此理教 君子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若是無事之時觀其象 皆用之不問君臣上下大事小事皆可用前輩止緣 而玩其辭亦當知其理如此某每見前重說易止把 只當潛晦不當用若占得此文凡事便未可做所謂 不把做占說了故此易竟無用處聖人作易整謂當 不己亦是取客之道又如潛龍勿用其理謂當此時 事說某之說易所以異於前輩者正謂其理當人 朱子五經語類 土

義方始會元吉反之則凶大傳說上下無常剛柔相 為如此則凶而不可為大傳所謂通天下之志是也 易不可為典要惟變所適便見得易人人可用不是 他恁地做便會吉如此做便會凶必恁地則吉而可 通是開通之意是以易中止說道善則吉却未當有 却不會說不仁不義不忠不信成事占得亦會言如 南劇得黃裳之卦自以為天吉而不知黃中居下之 句說不善亦會古仁義忠信之事占得其象則古

欽定四庫全書 一人 文不止於一事而天下之理莫不具備不要拘執著 未曾說到易又云易之卦爻所以該盡天下之理一 學易到得平常教人亦言與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却 定了第幾文便吉第幾文便凶然其規模甚散其辭 有當位而吉亦有當位而不吉者若揚雄太元皆排 經歷許多事變都去揍他意不著所以乳子晚年方 又滋學者驟去理會他文義已自難曉又且不曾盡 死法雖道是二五是中却其間有位二五而不吉者

問讀易未能決治何也曰此須是此心虚明寧静自然 易不可易讀 他受用 今學者涉世未廣見理未盡揍他底不著所以未得 葉質孫録 道理流通方包羅得許多義理益易不比詩書之是 說盡天下後世無窮無盡底事理只一兩字便是 先生六十六歲池錄三十三卷中湯泳錄字叔永丹陽入乙卯所開

問易如何讀曰只要虚其心以求其義不要執已見讀 欠足四軍公書 董銖録 其義一作平易求其義婦中只要虚其心以求聞先生四十七歲池録十五卷中金去偽録字敬直樂平人乙未所 其他書亦然 明寧靜如何見得此不可不自勉也 有 **随道理又人須是經歷天下許多事變讀易方知各** 理精審端正今既未盡經歷非是此心大段虚 朱子丘 經語類 ナと



次定四庫全書 一 易難看不吃他書易說一首物非真是一首物如說龍 看易須著四日看一 和静學易一日只看一爻此物事成一片動者便都成 劉碼錄 片不知如何只看一爻得 非真龍岩他書則真是事實孝弟便是孝弟仁便是 李関祖録 日統看方仔細因具宜之記 卦 朱子五經語類 日看其解家象兩日看六文

易與春秋難看非學者所當先益春秋所言以為復亦 字只看王用亨於帝吉則知此是祭祀山川底意思 如公用亨子天子亦是享字監朝觀熊饗之意易中 如此類甚多後來諸公解只是以已意牽强附合然 仁易中多有不可曉處如王用亨於西山此却是享 林賜録字聞一乙卯以後所聞先 不是聖人意易難看益如此 可以為貶亦可易如此說亦通如被說亦通大抵不 生六十六歲饒録三十二卷中

钦定四車全書 一 易只是空說箇道理只就此理會能見得如何不如詩 漢書易本隱以之顯春秋推見至隱易與春秋天人之 書執禮皆雅言也一句便是一句一件事便是一 道也易以形而上者說出在那形而下者去春秋以 不知何氏録 沈僴録 形而下者説上那形而上者去 比詩書的確難看 未子五經語類

敬之問易曰如今不曾經悉得許多事過都自揍他道 看禮樂征伐是自天子出是自諸侯出是自大夫出 陳淳録 得不曾說底更如何理會得 年後如何知得他肚裏事聖入説出底猶自理會不 事如春秋亦不是難理會成一年事自是一年事且 令人只管去一字上理會褒貶要求聖人之意干百 理不著若便去看也卒未得他受用孔子晚而好易

次定四軍全書 一人 問看易如何曰詩書執禮聖人以教學者獨不及於易 字聖人教人自詩禮起如鯉超過庭日學詩乎學禮 葉賀孫録 乎詩是吟詠情性感發人之善心禮使入知得个定 可見這書卒未可理會如春秋易都是極難看底文 事益易是箇極難理會底物事非他書之比如古者 至於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乃是聖人自說非學者 分這都是切身工夫如書亦易看大綱亦似詩 「祖、十年、八八八五帝帝皇前帝奏 朱子五經語頻

說及讀易曰易是箇無形影底物不如且先讀詩書禮 亦未有許多說話及孔子始取而數釋為十經彖象 於易蓋易只是箇下筮書藏於太史太下以占吉凶 先王順詩書禮樂以造士亦只是以此四者亦不及 繁辭文言雜卦之類方説出道理來 沈個録 陳淳錄 却緊要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人自有合讀底書如大學語孟中庸等書豈可不讀讀 次定四庫全書 大子五般語類 之次序然後更看詩書禮樂某纔見入說看易便知 此四書便知入之所以不可不學底道理與其為學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如程子所說是 樂以造士不說易也語孟中亦不說易至左傳國語 方說然亦只是下筮爾益易本為下筮作故夫子曰 他錯了未嘗識那為學之序易自是別是一箇道理 不是教入底書故記中只說先王崇四称順詩書禮

周公之辭皆是為卜筮後來孔子見得有是書必有 制器者尚其象十三卦是也以卜筮者尚其占文王 伏羲作易示人以天地造化之理便非是自家又如 是理故因那陰陽消長盈虚説出箇進退存亡之道 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以 何知得伏義意思兼之伏義畫易時亦無意思他自 理來要之此皆是聖人事非學者可及也令人才說 也以動者尚其變已是卜筮了易以變者占故曰君

金りなり

盡晚蓋當時事與人言語自有與今日不同者然其 見得箇自然底道理了因借他手畫出來爾故用以 易曉者看如文言中元者善之長之類如中孚九二 中有那事今尚存言語有與今不異者則尚可曉爾 如利用侵伐是事存而辭可曉者只如此卦初六有 占筮無不應其中言語亦然有不可曉者然亦無用 其當語學者欲看易時且將乳子所作十異中分明 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之類便不可曉

次定四庫全書 · 朱子五般語類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亦不必理會鶴如何在陰其子 讀此二書且理會他大義易則是尊陽抑陰進君子 嘗謂上古之書其尊於易中古後書其大於春秋然 然却不到差了益為學只要理會自己胸中事爾某 而退小人明消息盈虚之理春秋則是尊王賤伯內 此兩書皆未易看令人才理會二書便入於鑿若要 中國而外四裔明君臣上下之分 如何和且將那繫辭傳中所說言行處看此雖淺

次正四年 在前一一 先生於詩傳自以為無復遺恨曰後世若有楊子雲必 好之矣而意不甚滿於易本義益先生之意只欲作 輔廣録 蓮用而為 先儒説道理太多終是翻這窠白 能不致遺恨云 朱子五經語類

朱子五經語類卷一				金少日人と言い

欽定四庫

經部

朱子五經語類卷三至

給事中臣温常緩獲勘 詳校官監察御史日曹 坦

校對官中書臣禁總校官檢討臣何田 腾録監生臣李師弱 何思到 崩

次定四庫全書 一八 朱子五經語對 經好良免震異而終政離 八卦下經反對亦十八 卦

ヨケノし 六十四卦只是上經說得齊整下經便亂董董地繁辭 一經猶可曉易解下經多有不可曉難解處不知是某 劉礪録 李方子録 然 也如此只是上繁好看下繁便沒理會論語後十篇 看到末稍懒了解不得為復是難解 **亦然孟子末後却刻地好然而如那般以追蠡樣說** 老三

大」とり事なき 人 熟讀六十四卦則覺得繫辭之語直為精客是易之括 左氏所載則支干納音配合之意似亦不廢如云得 所謂人珠林之類否曰以其觀之恐亦自有這法如 暑淵録 話也不可晓 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著龜又云天生神物聖人則 例要之易書是為下筮而作如云定天下之吉山成 之則專為下途也魯可幾曰古之下途恐不如今日

金次也万人 問卦下之辭為彖辭左傳以為蘇辭何也曰此只是象 楊道夫録 法恐亦不廢這理也 幹象斷也陸氏音中語所謂象之經也大哉乾元以 貞乃文王所繁卦下之解以斷一卦之吉凶此名象 解故孔子曰知者觀其家解則思過半矣如元亨利 屯之比既不用屯之解亦不用比之解却是別推 下孔子釋經之解亦謂之象所謂象之傳也又下

易只消認他經中之段乾坤二卦分外多了一 董銖録 **早以下孔子所述繋辭之傳通論** 無經可附而自分上繁下繁也左氏所謂繇字從京 疑亦是言繁辭繁辭者於卦下繁之以辭也 用陽在下也所謂小泉之傳皆孔子所作也天尊地 也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所謂大象之傳潛龍勿 辭如潛龍勿用乃周公所繫之解以斷一爻之吉凶 經之大體凡例 段認得

たとり事を与

朱子五經語類

金少四人人 先就乾坤二 **竟坤只是卦名或只是窗健坤只是窗順終是陽所謂** 問乾坤古無此二字作易者特立此以明道如何曰作 劉碼録 異淵録 這個子向後面底不大故費解説 易時未有文字是有此理伏義始發出 **閘先生六十二歲饒録十六卷中鄭可學録字子上莆田入辛亥所** 卦上看得本意了則後面皆有通路 卷三

火足四車七島 問乾坤天地之性情性是性情是情何故兼言之曰彭 江德功言或是定理坤是順理近是 十二歲饒録二十一卷中黄升鄉録辛亥所聞先生六 夏 健純是陰所以順至健者惟天至順者惟地所以後 來取象乾便為天坤便為地 健也動静皆健坤順也動静皆順静是性動是情 陳淳録 淵 録 朱子五經語類 W

金りセノノー **乾坤陰陽以位相對而言固以一般然以分言乾草** 性情之 李方子録云天地形工 林學蒙録 終不可以並乎父兼一家亦只容有一個尊長不容 一神是性情天地是皮殼其實只是一個道理陰陽自 甲陽尊陰即不可並也以一家言之父母固皆尊母 又是兩個物事 氣言之只是箇物若兩首物看則如日月如男女 而下者天地乾坤之皮殼 乾 坤 坤

易中只是陰陽乾坤是陰陽之純粹者然就 くこうら いたう 李 曩 淵 録 **乾卦氣當四月坤卦氣當十月不可便道四月十** 並所謂尊無二上也 沈 僴録 相為陰陽乾後面一半是陽中 便都是好人這箇又錯雜不可知 得地 録云以卦氣言之四月是純陽十月是純 夫子丘 四吾領 陰坤前面 五 年論之 陰

銀行四月全書 老陰老陽為乾坤然而皆變少陰少陽亦為乾坤然而 無 皆不變 是陰中之陽 李方子録 **冕淵録** 壮北陰陽康節曰坤無 以坤常是得一半 物不有陰陽乾坤至於至微至細草木禽獸亦有 故無首乾無十故無後所

問乾 次定四事全書一一一 方其有陽怎知道有陰方有乾卦怎知更有坤卦在後 物物有乾坤之象雖至微至隱纖毫之物亦無有無者 說可見或只是一箇物事充實編滿天所覆內皆云 髮淵録 沈僴録 仔細推之皆可見 先生六十九歲饒後録十卷中割破録字履之三山入康成所開 一畫坤兩畫如何曰觀乾一而實與坤二而虚之 朱子五經語斯

或說 金グピノノニー 陳 竟初畫初間只有一畫者二到有三畫方成乾卦 之氣神便有開闔或氣上來時坤便開從兩邊去如 绿沈不 與然則乾之氣也 兩扇門相似正如扇之運風甑之蒸飯扇甑是坤 淳録 客間知 是乾初畫其謂那時只是陰陽未有乾坤安得 何氏錄 北三 風

次定四車全書 一个 論乾坤必先乾而後坤然又常以靜者為主故復卦 先之問易曰坤卦大抵減乾之半據某看來易本是箇 會凶如下得爻辭如潛龍勿用便教人其出做事如 乾卦云元亨利貞本意只說大亨利於正若不正便 程端紫绿 陽來復乃自靜來 下得見龍在田便教人可以出做事如說利見大 卜筮之書聖入因之以明教因其疑以示訓如卜得 米子五經語類

相應那自是說這道理如此又何曾有甚麼人有甚 麽人說有甚張三李四中間都是正吉不曾有不正 有士庶人利見大人處當時又那曾有其文與其文 利見大人處羣臣自有羣臣利見大人處士庶人自 如黃裳元吉須是居中在下方會大吉不然則大凶 而吉大率是為君子設非小人盗賊所得竊取而用 入下得天子自有天子利見大人處大臣自有大臣 箇是五在上之人一 箇是二在下之人看是甚麽

金グセノノー

钦定四庫全書 一人 看他本來裡面都無這許多事後來入說不得便去 人之心洞然如日星更無此子屈曲遮蔽故曰聖人 白撰個話若做下筮看說這話極是分明某如今看 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又曰 因以明教若能恁地看都是教戒恁地看來見得聖 怕人理會不得故就上更說許多教分明天抵只是 來直是分明若聖人有甚麼說話要與人說便分明 此書初來只是如此到後來聖人添許多說話也是 朱子五經語類

光明盛大之心必不如此故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 頭伉脳無形無影教後人自去多方推測聖人 說了若不要與人說便不說不應恁地千般百樣藏 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看這般處自分曉如 葉質孫録 記了故須常常温習方見滋味 以孔子說學而時習之若只看過便住自是易得忘 今讀書恁地讀一番過了須是常常將心下温過所 一箇

或問就是聖人之事坤是賢人之事曰此但指乾之君 或問竟卦是聖人之事坤卦是學者之事如何曰也未 者修業進德事如何都把做聖人之事得 惡臭如好好色表裏無一毫不實處及修辭立誠見 子忠信進德處與坤之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處問如 林學履録 見得初九九二是聖人之德至九三九四又却說學 此則賢者更不可做乾之事曰忠信進德這箇如惡

次定四車全書

朱子五經語類

問乾皆聖入事坤皆賢入事否曰怕也恁地殺斷說不 得如乾初九似說聖人矣九二學聚問辨則又不然 以直内義以方外便是謹守 得精粗本未直恁地做將去有那剛健底意思若敬 不 不知何氏録 不恁地死殺說只逐義隨事說道理而已 上九又說賢入在下位則又指五為賢矣看來聖人 知何氏録

次定四庫全書 問以乾字為伏羲之文元亨利貞為文王之文固是不 乾之元亨利貞本是謂筮得此卦則大亨而利於守正 是名了恐只是欠了字底是 字或是就上字立辭皆不可及有羅田字具仁傑云 屯蒙之類若無卦名不知其為何卦曰他說卦畫便 年歲饒録一卷饒後録二卷中黃蘇録字直卿三山人未詳所開 恐都剩了字如乾坤之類皆剩了問若乾坤猶可言 知履虎尾同人于野亨之類又如何日此恐是少了 朱子五經語類

元亨利貞在這裏都具了楊宗範却說元亨屬陽利貞 爰淵針 屬陰此却不是乾之利貞是陽中之陰坤之元亨是 陰中之陽乾後三畫是陰坤後三畫是陽 甚相似矣 立説以發明一意至如坤之利北馬之貞則發得不 而承辭文言皆以為四德某當疑如此等類皆是别 楊道夫録

欧定四庫全書 問如竟初九潛龍是象勿用是占辭坤六五黃裳是象 意只見於象中者亦是可見如乾初九坤六四此至 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 而德不孤六二有直方大之象占者有此德而得此 見於象中此又别是一例如何曰象占例不一有占 有終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皆是舉象而占意已 元吉是占辭甚分明至若坤初六履霜堅冰至六二 分明易見者如直方大惟直方故能大所謂敬義立 来子五 經語類 }-34

謂直方大為象不習无不利為占辭亦可然直方故 文則不習而无不利矣言不待學習而无不利也故 六三陰居陽位本是陰帶些陽故為含章之象又貞 能大故不習无不利象既如此占者亦不離此意矣 終之象在占者用之則為始進无成而能有終也此 成而能有終也在人臣用之則為不居其成而能有 含藏故有或時出從王事之象无成有終者不居其 以守則為陰象矣或從王事者以居下卦之上不終

問竟上九只言元坤上六却言戰何也曰乾無對待只 近君而不得於君為上下間隔之時與重陰不中二 亦占意已見於象中者六四重陰不中故有括囊之 董鉄録 說如何曰只是重陰不中故當謹客如此 象无咎无聲亦是象中已見占意因問程易云六四

有乾而已故不言坤坤則不可無乾陰體不足常虧

欠若無乾便沒上截大抵陰陽二物本別無陰只陽

來子五經語類

問乾坤獨言用九用六何也曰此惟歐公說得是此 黄酱绿 盡處便是陰 陽六為老陰八為少陰老變而少不變凡占用九用 用八百九十二陰文之通例也蓋又為少陽九為老 法皆用變爻占故凡占得陽爻者皆用九而不用之 卦純陽純陰而居諸卦之首故於此發此一例凡占 百九十二陽交之通例也占得陰文者皆用六而不

羣龍而却無頭剛而能柔則吉也遇坤而次文皆變! 亨是否曰坤雖變而為陽然坤性依舊在他本是箇 則為陽故有利水貞之象即乾之元亨利貞也此發 終故自坤而變陽故為羣龍而无首有利負而無元 無頭底物如婦從夫臣從君地承天先迷後得東北 凡之言因問坤體貞靜承天而行未嘗為始而常代 則為陰故有羣龍无首之象即坤利北馬之貞也言 六者用其變爻占也此携著之法遇乾而六爻皆變

钦定四庫全書 人

朱子五經語類

大凡入文字皆不可忽歐公文字尋常往往不以經旨 董鉄録 取之至於說用九用六自來却未曾有人說得如此 喪朋西南得朋皆是無頭處也 見羣龍无首却是變乾為坤便以坤為占也遇坤之 添用九用六因甚不用七八蓋九乃老陽六乃老陰 他初非理會家數者而此論最得之且既有六爻又 取變交也古人遇乾之坤即以見羣龍无首吉為占

乾吉在无首坤利在永貞這只說二用變卦乾吉在无 黄酱绿 **戴即用利水貞為占坤變為乾即乾之利也**

首言卦之本體元是六龍今變為陰頭面雖變渾身 本卦固自有元亨變卦却無 何關族子這坤却不得見他元亨只得他永貞坤之 却只是龍只一似無頭底相似坤利在水貞不知有

欽定四庫全書

暑淵録

乾重卦上下皆或不可言兩天昨日行一天也今日又 黃有開問乾之九二是 聖人之德 坤之六二是 賢人之 地勢坤 所以為天行健坤重卦上下皆坤不可言兩地地平 行亦一天也其實一天而行健不已有重天之象此 則不見其順必其高下層層有重地之象此所以為 録末此所以為地勢神一作所以見地勢之坤順不知何氏録 德如何曰只為乾九二是見成底不待修為如庸言

而位有高下故然昔者聖人作易以為占筮故設卦 聖人自有見成之德所居之位有不同爾德無淺深 卦皆聖人之德非是自初九以至上九漸漸做來蓋 至於大修為之序如此是賢人之德也當謂乾之 方外如此方能德不孤即是大矣此是自直與方以 假乾以象聖人之德如勿用无咎利見大人有悔皆 也坤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須是敬以直内義以 之信庸行之謹善世不伐德博而化此即聖人之德

秋定四年全書

朱子五經結類

門君子進德修業日乾卦連致知格物誠意正心都 說 首只是循規蹈矩依而 行之乾父坤母意思可見乾 了坤卦只是說持守坤卦是箇無頭物事只有後面 用如見龍在田之時則宜見大人所謂大人即聖 不知何氏録 是占辭若人占遇初九則是潛龍之時此則當勿 節只是一個持守柔順貞固而已事事都不能為

飲定四庫全書 迷後得先迷者無首也前面一項事他都迷不曉只 以坤元亨利北馬之貞都是說箇順底道理又云先 如創業之君坤如守成之君乾如蕭何坤如曹參所 曰然 十坤無一或至九而止奇數也坤數耦無奇數也用 所利坤則利北馬之貞每每不同所以康節云乾無 知順從而已後獲者迷於先而獲於後也彰則不言 之云乾無十者有坤以承之坤無一者有乾以首之 长三
大三
提言類

乾忠信進德修省言辭立誠是終身事知至以下是節 沈倜録 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便連致知持守都說了坤從首 所用先生五十九歲池録四卷中陳文蔚録字才鄉上饒人戊申以後 同處口然 至尾皆去却一箇頭如云後得主而有常或從王事 无成有終皆是無頭文蔚曰此見聖人賢入之分不 只說得持守一邊事如乾九三言忠信所以進德修

忠信進德修辭立誠與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分屬彭 飲定四俸全書 黄酱 故曰陽實陰虚 蓋取健順二體修辭立誠自有剛健主立之體敬義 利不疑其所行乃是不動心 次知然終之用力處也坤直方大是浩然不習无不 便有靜順之體進修便是箇為實敬義便是首 楊方録 録 Ų. 未子五經語類

忠信所以進德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如何是乾德 忠信所以逃德是乾健工夫蓋是剛健粹精兢兢業業 直內方外是坤順工夫蓋是固執持學依文按本 是健底意思恁地做去敬以直内義以方外如何是 録末恁地收飲寓録云恁地收飲做去錄中恁地做去徐寓録云硬立脚做去陳淳録 坤德只是順底意思恁地收飲 日進而不自己如活龍然精彩氣焰自有不可及者

問忠信進德修辭立誠乾道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坤 道也修解恐是顏子非禮勿言之類敬義是確守自 做將去所以為學者事也又云說易只是陰陽說乾 收飲確宴静定工夫故曰坤道不知可作如此看否 萬入傑録 刀兩斷功夫故屬乎陽而曰乾道敬義夾持是退步 坤只是健順如此議論更無差錯 如仲与問仁之類修省言辭等處是剛健進前

大足四華 在島

朱子五般語類

金パセンノスヨー 伊川云忠信所以進德聖入之事敬以直內賢入之事 董銖録 有著落方是仔細 分言則須如此分別大抵看道理要看得他分合各 坤道處亦不可作兩事看回固皆是修已上事但岩 當自家敬以直内義以方外之實事恐此所謂敢道 日如此看得極是又問程子又云修省言解乃是體 便恁地剛健一 便恁地柔順

とこうら かた 問忠信所以進德修辭立誠這是知得此理後全無 用之問忠信進德有剛健不已底意思所以屬或道敬 葉賀孫録 作了故直故恁地勇猛剛健做将去便是乾道 面半截坤只是後面半截忠信進德前面更有 **歲饒後録十七卷中** 林子業録未詳所開年 義是持守底意思所以屬之坤道曰乾道更多得 工夫也 朱子五經語類

金次四月全書 夾持做去底已後事道夫問敬以直內若無義以方 順底意思便只家乾之知更不說箇知字只說敬義 義夾持之功不敢有少放慢這是坤道曰意思也是 圓便糊塗便不方了義以方外只那界限便分明四 合當恁地便只斬截恁地做將去否曰見不分曉則 謂進德又是它心中已得這箇道理了到坤便有首 恁地但乾便帶了箇知底意思帶了箇健底意思所 外也不得然所謂義以方外者只是見得這首道理

一獲之問忠信進德修辭立誠以居業乾道也敬以直內 欠已日年八十二 是安静正固之意否曰大略也是如此但須識得忠 義以方外坤道也乾道恐是有進修不已之意坤道 誠了伯羽曰恐是存主誠實以為進德之地口如何 無違曰此是言應事接物者却又依舊是修辭立其 信所以進德是如何仲思曰恐只是發已自盡循物 楊道夫録 面皆恁平正 朱干五經語類

金分口是人子是 便能忠信仲思所說固只是見於接物蜚卿所說也 德敦化小德川流口也不必說得恁地高這只是如 自住不得處方有功所以聖人說得恁地寬須是 忠信便是他更無使之忠信者大凡人學須是見到 乾從知處說神從守處說生知者是合下便見得透 惡惡臭如好好色則其獨自謹乾固是健然硬要他 未見下落處直鄉曰恐作內外分說如中庸所謂大 健也不得譬如不健成人只有許多精力如何强得

欠こり巨い 開先生六十九歲饒録十五卷中章伯羽録字蜚鄉既軍人庚戌所 後可固執也 白去裏面尋之須是知得方能忠信誠之者入之道 看誠之字全只似固執意思然下文必先説摆 朱子五經語類 크

E STAINT TETER	THE RESERVE	T, Town to the Committee				Way I
朱子五經語類卷三						金成四月全書
超卷三	·					*=
		,		·		
			•			